

红船劈波行，精神聚人心

红船

开天辟地·立党为公
茫茫九派·寻路中国

黄亚洲 著



红船

黄亚洲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船 / 黄亚洲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6.6 (2016 年重印)
ISBN 978-7-5455-2026-2

I. ①红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中国共产党—党史—
1919 ~ 1928 IV. ① D2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2955 号

出品策划:  华夏盛轩

网 址: <http://www.huaxiabooks.com>

红 船

作 者	黄亚洲
责任编辑	李建波 郭 森 杨永龙
封面设计	蒋宏工作室
责任印制	李 昆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电子邮箱	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6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6年7月第4次印刷
成品尺寸	170mm × 240mm 1/16
印 张	40
字 数	655千字
定 价	68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2026-2

版权所有 ◆ 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2522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红船精神的小说体现

——序黄亚洲长篇小说《红船》

万伯翱

作家黄亚洲的这部长篇小说，是他对1919年到1928年这十个春秋的中国革命史的文学把握。读毕，首先感到的就是重量与恢宏。

概括、描述、判断这纷繁复杂的十载风云，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检索当代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长篇小说，还很难看见如此高屋建瓴的作品。

这部小说先后重彩浓墨地反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，中共上海建党活动，中共“一大”，中共“二大”，孙中山广州蒙难，中共西湖特别会议，中共“三大”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端与实施，国民党“一大”，黄埔军校建立，广东平叛，奇诡莫测的中山舰事件，北伐，上海清共政变，中共“五大”，武汉清共政变，中共八七会议，中共先后发动的南昌起义、秋收起义与广州起义，中共军队的三湾整编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朱毛会师。十年中这种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，作者却通过一群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活动，不急不缓地徐徐道来，既把历史脉络梳理得一清二楚，又把人物性格刻画得活灵活现，粗细线条交错，疏密节奏得当。六十余万字的小小说读毕，不由叫人掩卷感叹，拍案称绝：这笔力功夫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！

如若用水墨绘画来形容，那就是又有写意又有工笔，两者兼济，很是耐看。

记得几年前我赶去杭州，使劲把亚洲动员出来写长篇小说《雷锋》。我后来知道，他那时其实就在专注这一大段中国历史的文学把握，但他当时也被我的动员所触动，兴致勃勃随我跑了东北、湖南等地采访，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写就了长篇小说《雷锋》，然后又埋首于他的对近代中国革命史的细心研读与细致描绘了。

耕耘的精细，必导致收获的丰硕。

必须指出，这部长篇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20年代诞生、发展、壮大的历史逻辑，这段历史也正体现了从南湖起航的红船一路劈波斩浪的艰难与辉煌。总书记就曾系统地阐述过“红船精神”，他认为“红船精神”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，并将其内涵提炼为“开天辟地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，坚定理想、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，立党为公、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”。

通读这部作品，显然，字里行间的那种波卷浪急，体现的就是这种难能可贵的“红船精神”。

这种精神，正是我们当前极其需要的。尤其是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今天，牢牢把握“发展”这一时代主题，弘扬“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”，显得多么迫切！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听见红船两侧激起的浪花，仍然需要速度与激情，尤其是需要进入深水区的敢于摸索、敢于实践的勇气。而说到“立党为公、忠诚为民”，这种奉献精神在当代的继承与弘扬也应该是急切的。可以看见，在红船惊涛骇浪的航线上，多少共产党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坚持一切为了群众、一切依靠群众的路线，用可歌可泣的自我牺牲践行了这一奉献精神。因此，只有牢记根本使命，坚持执政为民，党才能保持根本性质，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，行进的船体才不会侧翻。

字里行间，水声悠远。

所以说，这部长篇小说所写的，还不光是十年风云，其意义一直延伸到了现在。

作为亚洲多年的好友，我一直注意着他对中国革命史的小说把握，也一直为他的这种孜孜不倦所感动，他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当代从事文学创作最为刻苦认真的作家之一。亚洲在成为浙江省作协主席之前，就是在红船侧畔的嘉兴担任嘉兴市作协主席的。他一直关注并且思考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轨迹，试图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，也试图描述其中各色人等的鲜活与丰富，我不能不为他的执着点赞。

甚至，我时刻准备着继续为他点赞，因为我知道，他的创作努力还在卓有成效地继续。作为诗人、作家、影视编剧，他一直在征途之中握笔奋斗着，这是他一生的形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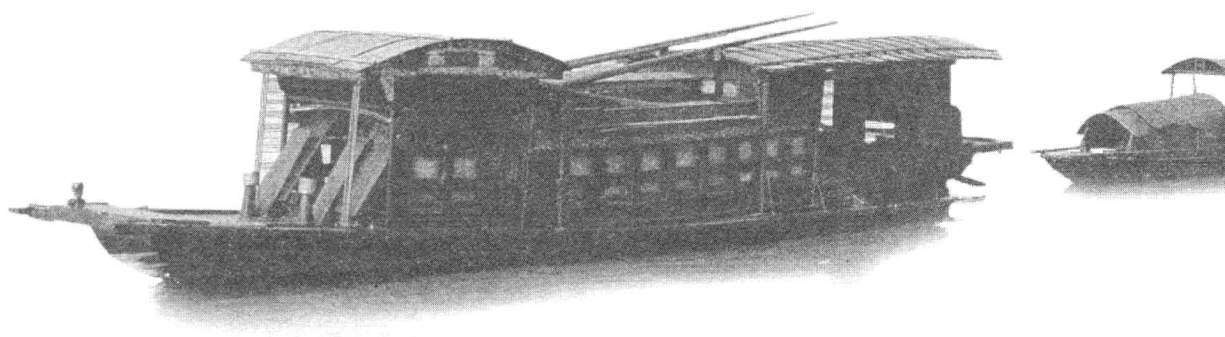
2016年3月19日于北京苹花书屋

- 第 1 章 在水龙冲洗血迹的时候，可以把传单当作六月的雪花 // 001
- 第 2 章 郑重告诉儿子：监狱是研究室 // 031
- 第 3 章 因为你拥护真理，所以真理拥护你 // 055
- 第 4 章 驱张团悲怆入京，小骡车秘密出城 // 079
- 第 5 章 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是否就是行船的帆呢？ // 125
- 第 6 章 中国的天平，似乎正在向上海倾斜 // 155
- 第 7 章 红船！红船！ // 213
- 第 8 章 这个马林不懂中国，他不是马，是牛，比牛还牛 // 239
- 第 9 章 毛泽东刘少奇踩水车：必须同时两条腿 // 271
- 第 10 章 党首们在另一面党旗下宣誓 // 309

- 第 11 章 难啊，去欧洲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// 331
- 第 12 章 交锋广州，党内如此硝烟弥漫 // 359
- 第 13 章 黄埔学员出枪操练，湖南农民押人游街 // 415
- 第 14 章 驶进谜团的中山舰 // 461
- 第 15 章 北伐军在上海一头撞上四一二 // 489
- 第 16 章 反抗，全国的枪和矛都在滴血 // 519
- 第 17 章 可以脱他的鞋，但取不了他的头 // 579
- 第 18 章 中国革命现在走进了山里 // 609

第 1 章

在水龙冲洗血迹的时候，
可以把传单当作六月的雪花



1919年暮春的那些梦境，怎么会如此诡谲！

入得暮春，雨水充沛，陈独秀便一直多梦。梦乱且杂，伴鼾。有一次他还含含糊糊地说着梦话，甚至罕见地淌了口水，蓝花枕巾糊了一大块，硬是叫君曼掐人中掐醒。

支撑着陈独秀梦境的那些圆木很坚壮，黝黑而粗粝，像他的个头，以至于相隔百年，他的梦境还没有坍塌，而被今天的读者洞察。

圆木交叉着，顶端悬一口钟。钟什么形状，记不清了，他只感觉到是铜质的，音色如剑，有穿透力。龙华寺的法印和尚两年前对他说：尔命如钟。他一直弄不明白法印和尚指的是梵钟还是时钟。若说梵钟，他是不信的。他一直指佛国为虚妄之境，三宝则虽庄严但俱不足为信。若说是时钟，那就是一种流水的概念或者是历史的概念，大而无当的东西。

陈独秀当时并未细问，同是安徽籍的法印和尚也未细剖。第二年陈独秀就受蔡元培之邀离沪北上，再也不去龙华踏青，当然更不知道法印和尚在他任教北京大学之后三个月就圆寂了。

而他在1919年暮春的那些诡谲的梦境里，确乎是听见钟声的，一口小铜钟像是上岸的鱼一样翻着肚皮，不停地乱蹦乱颠。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声音。

梦里的天空是法兰西的天空，暗颜色。准确地说不是天空而是屋穹，一个大厅，其经纬点应是巴黎。

巴黎的凡尔赛宫华贵而压抑。由于梦境的缘故，陈独秀看不清大厅的边沿。一扇门他是看见的。他没经过那扇橡木门就发觉自己已置身于大厅吊灯的昏黄色之中了。他伸出手指，触到了那扇门，他觉得这两扇门坚硬得不成道理。

门边站着的那两个戴圆形高帽的拉门人，他也看见了。他们长着与他一样的褐黄色的眼珠，胸前一排排的纽扣像黄金一样闪光。他还顺着两位拉门人的褐黄色的目光，看见了会议桌周遭一大圈模模糊糊的人。这一圈人大多穿着黑色的燕尾服，一把把大剪刀挂在屁股上。他们走起路来，剪刀就无声地工作，把空气剪成碎片。会议厅里的空气一下子都叫这些剪子主宰了，这也是很不成道理的。

在听到铜铃声之前，陈独秀先听着剪子们的发言。发言很凶，残忍而又文质彬彬。但是这些出自枪管的残酷的声音很快就被一个女人的呼唤所取代了。

“当家的，醒醒，你醒醒！”他听出来了，这是君曼的声音。

接着就是人中被掐了一下。

已经日上三竿，瓦楞上和院子里满是阳光。高君曼要陈独秀先喝点大米粥，再给他擦个身子——他的白衫子浸透了汗。

高君曼告诉他，昨天夜里学生寻上门来的不少，说要拉起一个行动小组，响应陈先生对中国的“直接改造”，想听听先生的意见。

陈独秀一时没有听清夫人的话。空气沉闷而潮湿。太阳亮晃晃地停在他的额角上。他有点气喘。

陈独秀在这些令整个中国知识界都惊悸不安的日子里，不仅多梦，而且得了热伤风，热得厉害，每天早晨的衫子都是湿淋淋的。

陈独秀在喝了一大碗热粥后，眼皮子打架，继续回床上做他的梦。他累，不想说话。

高君曼说：“刮痧不顶用了，该给你拔拔火罐子。”

陈独秀没有听见高君曼说的，而是继续听见了剪子们的话。那些乌黑的剪子，每一把都闪着两条细细的白色的光。

有一把剪子从会议桌旁边站起来，用嚓嚓嚓的声音说：“我大英帝国的海军当时均集中于地中海，东部不免空虚。再说，德军又对我施行潜艇战略，我们不能不请日本相助。我也知道，我们当时所允酬谢日本之价，未免昂贵，但是，既然有契约在前，总不能成为一页废纸吧？而今战胜了德国，日本以实力援助战事，实功不可没。而中国，虽为战胜国，毕竟，未对此次战争出

一兵一卒。所以，现在，对中国山东胶州问题，本总理与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理的意见相同，认为还是应该让日本国继承德国之权利。”

响了几下掌声，陈独秀听见了。美国人和法国人都拍了掌。掌声里呆呆坐着五个中国人，既有北方政府的外长陆征祥、驻美公使顾维钧，也有南方军政府的代表王正廷。呆呆的中国人听见掌声，脸色一齐涨红，如龙华寺里的那些罗汉。

有个中国人拍了一下桌子，拍得不重。陈独秀从梦里看过去，认识那人就是上海嘉定人氏顾维钧。他听见顾维钧在喊叫。

“中国怎么是未出一兵一卒之战胜国？中国有十四万华工参加了这次世界之战，试问，哪个战场哪个角落没有我们中国人？”

“是穿军装的中国人吗？手里有枪吗？”有人说。

然后是笑声。大厅的回音使这些笑声听起来很厚实。

陈独秀又看见一位剪子从哄笑声中站起来。

“请允许我把草拟的《凡尔赛条约》的第 156 条念一下：德国将按照 1898 年 3 月 6 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，所获得之一切所有权及特权，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、铁路、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，放弃以予日本。诸位，听清楚了吗？”

陈独秀接着听见了上下牙齿咬出的吱吱的声音，他听出来了，这一声音发自于中国的陆总长之嘴，有如夜鼠磨牙。

那剪子还在嚓嚓嚓响：“本条款还有如下内容：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，其所包含支路，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、车站、工场，固定及行动机件、矿产，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，并一切附随之权利及特权，均为日本获得，并继续为其所有。”

另一位黑剪子又念：“第 158 条，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、军政、财政、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、登记册、地图、证券及各种文件，无论存放何处，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。诸位同意否？”

陈独秀怒喊一声“放屁！”他觉得他此时不能不喊，但他用足了气力而声带却如棉絮一样没有共振。他的话，所有的剪子似乎都没有听见。

那洋人又说：“请陆征祥阁下到桌前来验看一下条款内容。”

陆征祥呆坐不动。

陈独秀靠在橡木大门上，觉得腿脚有些麻木。他很丧气。这时候他又听

见了两个高鼻子拉门人的对话。

一个说：“就我记忆所及，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，就没有站起来过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就我记忆所及，他们中国人，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，就没有发出声音过。”

陈独秀以头触门。他此时悲愤已极。他觉得整个大门都被他撞坍了，他自己也头痛欲裂。

“当家的，”又是高君曼的声音，“你怎么了？撞床档上了！”

陈独秀说：“钟，打钟！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陡地睁圆。

“那是座钟，都三点了！”

“那是巴黎的钟！”陈独秀两眼如铃，铃上遍布血丝。“钟很响，君曼，我听出来了，那是用中国人的骨头敲的，是骨头，腿骨！”

妻子扶他坐正，说：“黑子喜子都要吃冰糖葫芦，买吧？”

陈独秀瞪着鼻子前面的空气说：“啞啞啞，啞啞啞，你难道就没听见钟声？国内的南北和会，分赃！党派分赃！世界的巴黎和会，也是分赃，列强分赃！我这人怎么就这么该死？我怎么会说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？‘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，都是光明正大，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’。君曼，我得的是眼病吧？眼睛瞎了！北大学生跑到美国使馆门口喊威尔逊大总统万岁，不就是我唆使的吗？”

“小心凉。披上褂子。”

“现在才听见钟声！什么公理战胜、强权失败，其实他威尔逊的十四条，没一条是给中国人想的！啞啞啞，啞啞啞，你听见没有？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中国人还能不从被窝里爬起来吗？”

“汗那么多。”

“我的汗都是从泪腺里流出来的！天下最大的傻瓜就是陈独秀！我是陈独傻！”

“喝口茶，当家的，喝口茶。”

“把自来水笔给我拿过来。《每周评论》要出第二十期，我要敲钟了！要拿威尔逊的腿骨来敲钟，这条洋狗！”

“躺下吧！当家的，手都打抖，怎么握笔？”

“君曼，你是不是我老婆？！”

陈独秀说出这句咬牙切齿的话的时候，黑子和喜子就一起把小脸蛋伸进门里嘻嘻笑起来，两口参差不齐的小白牙像两棒没有长全的玉米。

毛泽东无梦。

毛泽东一向睡眠很好。近三个月天天冷水晨浴，使得他的夜眠更沉。无梦的毛泽东一天到晚听见铃声。他的圆口黑布鞋总是踩着铃声有力的节奏走过草坪，一路坑坑洼洼，走向教室。

手握小铜铃的老校工惊异于毛先生的精神旺健。昨夜毛先生寝室又麇集了一帮长衫人物，凑着油灯谈西洋谈巴黎，直至鸡鸣。毛先生送客关门的时候，他也披衣起身，看看学校大门闩紧没有。他心疼毛先生的身子骨，熬夜就是熬命。但是他又知道毛先生睡眠很好，帐钩一松鼾声便起，清晨出门井水洗身之时，眼圈子从来没见青的。老校工摇着铜铃想，教历史的先生与教其他科目的先生毕竟不一样，若是一样了，中国的历史也就没这么精彩了。

长沙修业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一见二十六岁的历史教员出现在门口，就刷刷地起立，齐喊：“先生好！”

喊毕，齐崭崭坐下，一阵风。

毛泽东把粉笔盒往讲桌上一放，看着大家，忽然高声说：“同学们，起立！”

孩子们迟迟疑疑起立。动作迟缓者都怀疑自己听错了，怎么又起立，刚才不是喊过“先生好”了吗？

“诸位同学，今天先生讲的课，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华。洋鬼子之所以一再打中国，就是欺侮我们中国人站不起来，腰杆不直。今天先生来讲这段历史，听课者还能坐得住吗？所以这节课，先生愿意看见你们站着，你们愿意站着吗？”

“愿意！”满教室轰轰响。

有个男孩子雄赳赳说：“先生，我能站在凳子上吗？”

“凳子，是给屁股坐的，但是这堂课，凳子可以给鞋底子踩！”

大约有一半的男孩子呼啦啦站上了凳子，这么一站，中国的男人便伟岸了许多。

毛泽东说：“个头是高了，可是还有不少腰杆子没挺直！”

话音未落，腰杆子全都挺直了。

毛泽东环视教室，说：“像中国人了！”

他于是夹起半截白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下英、美、德、法、俄、日、意、奥八个字，刚写毕，便听得远处传来七八声枪响，不知道是在处决还是在吓唬。长沙城一年四季老闻枪声，也是见怪不怪了。“堂堂乎张，尧舜禹汤；一二三四，虎豹豺狼。”张敬尧兄弟总是喜欢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准星前头，他们开枪就像啪啪啪扇男人耳光或者啪啪啪打女人屁股，日日夜夜随意得很，而这种暴政，又何异于黑板上的那八个字？

毛泽东转过身，面对一屋子耸得像宝塔一样的孩子们，心里寻思：今天晚上新民学会开会的时候，要自觉地把巴黎的火药味同长沙的火药味融在一起研究。

他嘴里说出的话却是：“同学们，先生今天不讲八国联军了，讲什么呢？讲讲巴黎和会。这两桩事情，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，都是强盗之举。所以，同学们，你们不要坐下，你们依旧给我站着。淌鼻涕的，擤干了；有眼屎的，擦净了。你们都盯着先生看！若见先生讲得愤怒了，你们也可以跟先生一样，用脚跺凳子、跺砖地，因为你们今天长得跟先生一样高了，你们的跺脚会很有力。先生告诉你们，地球是圆的，长沙一跺脚，巴黎的街道也会颤抖起来！”

陈独秀后脖子上第四道紫红色的痧痕，是李大钊刮出来的。碎瓷碗片在李大钊手中柔润如玉，这使高君曼折服。陈独秀趴在床上，一缕阳光在他汗涔涔的黑背脊上涂了一层油膜。他说：“痛，痛。”

李大钊说：“那是寒气出肤之痛，忍着。”

陈独秀说：“蔡先生后来怎么讲的？守常，说下去。”

他是指蔡元培校长几个钟头前在西斋饭厅的一席话。李大钊匆匆赶到箭杆胡同，就是来告诉陈独秀这番慷慨之言的。他知道陈独秀这些日子相当关注蔡校长的想法。一校之长在国家紧急之时的动静往往能成为火星子，点燃某一根导火索。

“我一点不怪蔡先生。”陈独秀喘着气说，“汤尔和这个人，先是荐我上任，现在又轰我下台，蔡先生也是迫于无奈罢了。”

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已有二十几天了。对于此事，他真的一点不怪蔡校长。顽固派对《新青年》围剿日甚，做校长的身处夹缝，采进两步退一步之

策，当属情理之中。

“你轻一点。”陈独秀的声音闷在肥厚的枕头里，“守常，说下去。”

高君曼先是挤挤眼，后来又直接拉李大钊到门外，小声说：“李先生，我已经知道怎么刮了，您是不是先走一步？可不是我下逐客令，仲甫的急脾性，您是有数的。”

陈独秀在屋里听见个大概，急得拍床：“君曼你啰唆什么，快让李先生进来！”

李大钊对高君曼说：“君曼嫂子，你信不信，我给仲甫说两三句话，抵得上两三百道手上功夫哩！”

这是公元1919年5月2日黄昏，汗淋淋的陈独秀趴在自家的蓝花儿枕头上，瞪大牛眼，听着蔡元培校长的悲愤之言。

这些语言在经过转述之后，依然滚烫如泪，能炙痛人心。

蔡元培校长当时是说给参加《国民》杂志社例行社务会议的十余名各校学生听的。他说话的时候十根手指都在颤抖，以至于不能不握紧两只拳头。

“同学们，”他路过饭厅的时候，突然就冲进来，面对这十余名各校学生，神色悲怆。“失败了！我们失败了！晴天霹雳啊，我昨日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啊！政府已经接到中国代表团来电，关于索还胶州租借的对日外交，失败了，彻底失败了！”

学生们一齐站了起来。

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这位北大校长语音哽咽：“同学们！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，快顶不住了！他在血盆大口的威胁之下，已经想把我们的山东献出去了！他已经电请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了！同学们，同学们，你们都应该知道，胶州亡了，就是山东亡了！山东亡了，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！此时此刻，一个大学校长说这些话，心里悲愤啊！”

蔡元培说到这里，一个踉跄，穿灰长衫的学生许德珩赶紧一把搀住他。蔡元培站正了，又说：“昨日，我同外交委员会的汪委员长几个人，一齐给陆征祥外长打了一个十一字的电报！”

许德珩马上说：“同学们，电报稿在这里，我念一下。蔡校长的电报确是十一个字：公果敢签者，请公不必生还！听清楚了：不必生还！如果他陆征祥敢卖山东，他什么时候敢回来就什么时候打死他！”

“不必生还！”学生们挥拳击桌，“打死他！”

蔡元培说：“同学们呀，同学们！你们能想象得出，我们的政府会这般的软弱、这般的无能吗？他们一片又一片地向列强割我们国家的地，用割地的钱购来一批又一批的枪炮，再用枪炮镇压一省又一省的民众！你们是知道的，他们的枪口是对着百姓的，他们没有一杆枪口敢对着西方列强，敢对着小日本！同学们，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，民族的精英！政府不敢说的话，如今只有靠你们来说了！我作为校长，本来是千不该万不该呼吁你们离开书桌、走出教室的，但在国难当头之时，我只能痛心地请求你们大家放下书本，共图救亡大计了！你们可以写文章，可以打电报，可以向民众呼唤，唤起全国舆论，以阻止政府签约！同学们，山东在你们手里，中国在你们手里，你们要起来啊！”

好几个学生突然号啕失声，其中一个捶胸顿足，几乎要以头撞墙。

“我愿意以血唤起民众！”一个二十岁还不到的学生两眼通红，突然像兔子一样蹦起来。他的名字叫刘仁静。“我愿意自焚！我愿意死在总统府大门口！”

蔡元培说：“同学们，我呼吁你们行动起来，不是要你们做出过于激烈的行为！你们千万不要同刺刀对抗！热血是你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，你们一定不要白白洒掉！只有保护好了自己，你们才有力量呼喊正义与良知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蔡元培突然看见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学生在咬自己的手指头，咬狠了，鲜血满手。

那青年哭着，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，写下淋淋漓漓两个字：“血拼！”

蔡元培后来知道那个叫夏秀峰的学生还不是北大的，是高工的。他当时只感觉到，一直留在他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儿，不经意间，已经变成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儿了。中国现代史后来证明，1919年5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他在成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后，北大就成为了中国的一粒火星。

蔡元培说的这些话以及这些话所引起的火爆场面，李大钊转述得绘声绘色。李大钊还不时摘下眼镜，擦拭一下镜片上的泪水。陈独秀听着，鼻孔也发酸，但是他没有掉泪。陈独秀从不轻易掉泪，他甚至忘记了上一次掉泪是

在哪一年。他只有愤怒。

李大钊走后，陈独秀的牙关一直紧咬着。

这些学生！这个政府！这个国家！

这两天，他的妻子高君曼也很有点火气。

现在，她两手叉腰，又冲院子嚷嚷：“干吗呀？再怎么着，也得凑个时辰呀！”

进北京两年一个月，高君曼说话也溜了，半腔京片子。

喜子和黑子跪在炕上，凑着玻璃窗看院子。院子里昏昏花花一片，挤着人，看上去都是长衫和眼镜。

干燥的5月2日之夜，星星眨眼，所有眼镜后面的眼球也如眨眼之星。这个夜晚是非常时刻，空气中有导火索燃烧的吱吱之声。在这样的时刻，学生们不能不黑压压地麇集于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。中国思想界巨人的声音，对他们而言，至关重要。

就在几个钟头之前，《国民》杂志社的社务会议作出一项决定，决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，于次日晚上7时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，并邀高师、工专、农专、法专等校代表一起参加，讨论应急行动步骤。

但是高君曼像个门神。

从门隙中透出的灯光打在高君曼挺拔的鼻梁上，她的眼珠子像白天一样闪着黑色的光。

“我知道，全知道，”高君曼尽量压着声音说，“我知道青岛要亡了，我知道山东要亡了，可我更加知道这会儿陈先生病重，这会儿他烫得像块炭。同学们，他要这么劳累下去，他也得亡！”

“中国遭祸了，节骨眼上了，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！”一个名叫邓中夏的学生这样说。

又有同学说：“师母，陈先生是我们的旗帜！”

“他受风寒了，知道不？”高君曼说，“风大，旗帜不能老插着，知道不？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，抽屉里放一放，行不？”

学生们没有动弹的，只见黑压压的沉默的一片。这年头，年轻人特别顽固。

高君曼气恨恨掩上门，这时候就听屋里的陈独秀在说：你良心坏了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高君曼脸上挂不住了，三步两步就跳进了屋。她看见